

说“扁食”

周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语言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扁食”一词同时出现在北方方言和闽语区中,而在它们二者之间的吴、粤、湘、赣等几大方言区则很少见,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层次的特征词,说明汉语北部的方言和南部的方言在历史上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从而否定了汉语南北方言有两个源头的说法。

关键词: 扁食; 历史层次; 北方方言; 闽语; 特征词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 (2004) 04-0079-04

“扁食”是指饺子或馄饨之类的食品。《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方>饺子或馄饨。”

饺子和馄饨是我国民间常见的食品,北方饺子多,南方馄饨多,这两样食品的叫名各地稍有不同。将这两样食品叫做“扁食”的主要见于北方地区,如:哈尔滨、洛阳、济南、西宁、万荣、徐州、敦煌、忻州、太原等北方广大地区都有这种叫法。另外就是闽语区如:厦门、福州、建瓯和海南省等地,也有“扁食”的说法。而北方地区和福建地区之间的吴语、粤语、赣语、湘语则没有“扁食”这种说法。平常大家讲特征词,是指一个方言自己所拥有的,对其他方言,它应该具有排他性,对自己方言内部它应具有覆盖性。那么“扁食”这个词呢?我们在这里也把它看成一个特征词,看成一个具有一定历史层次的特征词,就能把北方官话地区的方言和闽方言连接在一起了,可以通过这个词来说明汉语北部的方言和南部的方言在历史上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并非像有人说汉语南北方言是有两个源头。

“扁食”这个词广泛存在于北方官话和北方地区的晋语方言中。在北方话里凡是有“扁食”说法的方言,都受到普通话“饺子”一词的影响,往往是当地两种说法并存。

1.1 两种说法并存,如敦煌、洛阳、哈尔滨、西宁:

敦煌 扁食 pian⁵¹⁻⁵³ʂ²¹³

洛阳 扁食 pian⁵³ʂ⁰

哈尔滨 扁食 pian²¹³ʂ⁰

西宁 扁食 piã⁵³ʂ⁰

这几个地方是饺子的说法和扁食的说法并存,两种说法有点像语音学里的自由变体,并无什么差别,不过从语感上说,饺子仍然是后起的。

1.2 或在使用上有些限制,如济南、太原:

济南 扁食 piã⁵⁵⁻²¹³ʂ⁰

太原 扁食 pie⁵³⁻¹¹sə⁵⁴

济南方言中汉民说“饺子”,回民说“扁食”;太原是老人说“扁食”,年轻人多说“饺子”,显然“饺子”的说法是后起的。

1.3 或有些微的词义差别,如万荣和忻州:

万荣 水饺 fei⁵⁵⁻³¹tɕiau⁵⁵

作者简介: 周磊 (1952-), 男, 新疆乌鲁木齐人, 博士, 主要研究汉语方言。

扁食 pia⁵⁵ʂ⁰
 角角 tɕy⁵¹ tɕy⁰
 徐州 扁食 pia³⁵ʂ⁰
 襄樊 扁食 pien⁵⁵ʂ²¹²

万荣“水饺”是指一种素馅饺子，比普通饺子小，有点像北京的馄饨。“扁食”是指一种肉馅儿的饺子。“角角”是烫面做的蒸熟吃的饺子，个儿较大。徐州“扁食”多是指素馅的饺子，猪肉馅的饺子叫做“荤饺子”。襄樊“扁食”是指用牛肉汤煮的饺子，饺子的总称叫“元宝”（襄樊的材料由罗自群提供）。

1.4 是多种说法并存，如忻州：

忻州 扁食 pie³¹³⁻⁴²ʂ²
 小角角 cio³¹³⁻⁴² tɕieʔ²tɕieʔ²
 角角 tɕieʔ² tɕieʔ²

忻州是“扁食”、“小角角”或“角角”，都是指饺子。

二

2.1 在北京话里年轻人现在已经没有“扁食”的说法，大多只说普通话里的“饺子”，但“扁食”的说法也是北京方言里固有的。《老舍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骆驼祥子》里有：“祥子，我说你呢，你才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儿’呢。”可见，在老一代人的北京话里，“扁食”一词还是保留在老北京人的日常口语里的。“扁食”一词只是今天北京的年轻人已经不说了。

2.2 “扁食”一词，就笔者接触到的现有的方言资料看，不见于粤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吴方言。在这些方言区对这种食品大多叫做“水饺”或“饺子”，很明显是从北方官话里直接借用的。

2.3 闽方言里有“扁食”一词，如：

厦门 扁食 pian⁵³⁻⁵⁵ʂ⁵⁵
 建瓯 扁食 peiŋ²¹ʂ⁵⁵
 福州 扁肉 pierŋ³³⁻²¹ny⁵

厦门、建瓯方言里叫做“扁食”。也叫“扁食燕”，可能是来自于馄饨的外形，福州方言叫做“扁肉”也叫做“扁肉燕”，也是由“扁食”一词的肉馅而引申变体为“扁肉”或“扁肉燕”的。海南省的闽方言也叫“扁食”。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吴、粤、赣、湘诸方言都没有“扁食”一词，而只有和北方官话在地理位置以及语言可懂度方面相距最远的闽方言有这样一个词呢？我们如果把“扁食”这个词作为一个历史层次特征词，认定是在一定的汉语方言历史发展层次上的一个词，就可以拿它来推测方言和方言早年语言间的联系。就可以认定闽方言和北方官话方言的历史渊源。

2.4 客赣方言里的“扁食”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 1992）中有：

长汀（客家话） 扁食 piẽ⁴²ʂ²¹
 宁化（客家话） 扁食 pierŋ³¹ʂ²
 建宁（赣语） 扁肉 pien⁵⁵niuk²

这里看到的客赣方言里都说“扁食”，其方言的地理分布都在福建，出在闽方言的圈子里，这个词显然和闽方言的接触有关，很可能是来自于闽方言的，因为在其他客赣方言中尚不见此种说法。

三

“扁食”这个词在实际上应该最晚出现在唐代，而“饺子”之类的词出现得就晚多了。我们说“扁食”这个词就是一个对外具有排他性，对内具有覆盖性的特征词，它的覆盖面是部分北方官话、晋语和闽语。由此看来在唐代闽方言和北方官话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目前从书面资料上我们看到的“扁食”一词，较早的有明代刘若愚撰、吕毖辑的《酌中记·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正月”条记云：“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纸炮……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

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以及清代王誉昌《崇祯宫词注》：“翊坤宫近侍刘某，善治扁食，进御者必其手造。”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皇都品汇》：“孙胡子，扁食饱细馅；马思远，糯米滚元宵。”

从现代考古资料我们知道“扁食”这类食品在唐代已经很成熟了，是家喻户晓的食品，不仅在中原，就是在古代西域也是人们的日常食品之一了。1959年10月—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做了一次为时半个月的墓葬发掘，从六个墓葬里获得了一批4—7世纪的资料。这六个墓葬（编号TAM301—306）都有纪年文字出土。301出土的有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汉字文字契约，证明是唐代墓葬。随葬物中有三个木碗，木碗装满了保存完好的饺子。饺子长约5厘米，中宽约1.5厘米^[1]。另外在阿斯塔那唐代古墓中出土的还有“馄饨”等食品。

那末考古发掘证明的新疆在唐代已经有“扁食”这种食品，可为什么今天新疆汉语方言中却偏偏没有“扁食”的说法，而在新疆维吾尔语的吐鲁番、哈密方言中则有[bɨʃɨr]这样的借词存在？维吾尔语“饺子”叫做[tʃuʋawa]；带汤的类似馄饨的食品，就如前面说到万荣的“水饺”，比普通饺子小，有点像北京的馄饨，叫做[tʃɨʃɨlɛ]，证明这些食品维吾尔语中是有自己的叫名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哈密、吐鲁番地区维吾尔语方言中[bɨʃɨr]一词肯定是汉语“扁食”的借词。由于今天新疆汉语方言中根本没有“扁食”这个词，那末维吾尔语中的这个借词肯定不是从今天新疆汉语方言中借来的，它的历史应当比今天新疆汉语方言还要早。那末是在何时又从何地借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个词的借用年代应该是在明代以前，从汉语西北方言中借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新疆现在的汉语方言形成和清代的陕甘移民有关，是清代收复失地后在陕、甘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明代封建政权闭关锁国，嘉峪关外当时的民族和语言都已经突厥化了。这个借词既然不是从清代形成的新疆汉语方言中借来的，也必然不可能在明代借入，只能是明代以前了。从汉语文献中看到的“扁食”一词，只有明代文献记载，明代这样的借词按上述说法很难进入西域，那么维吾尔语借词“扁食”[bɨʃɨr]，就肯定借自明代以前。吐鲁番的考古发现也已经证明“饺子、馄饨”之类的“扁食”在唐代贞观年间已经是西域平民的日常食品了。维吾尔语里的“扁食”[bɨʃɨr]这个借词大约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西域和这个食品一起流传了，由这个借词就可以证明，最迟在明代以前“扁食”一词就已经是“通语”了。

四

近些年来，有关闽方言和吴方言之间的底层关系问题讨论得很热闹，湘语、粤语和赣语也和闽方言有很大的关系，唯独北方官话好像和闽方言之间毫无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北方官话和中国南部方言不是一个来源，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是闽方言中的“扁食”一词并非像吴、粤、湘、赣中“饺子”一词，是近代直接借自北方官话的词汇，而是闽方言固有的词汇。“扁食”作为“馄饨”或“饺子”一类的食品，从新疆阿斯塔那公墓考古成果看，最早见于唐贞观年间。而和闽方言关系密切的吴、粤、湘、赣诸方言中却无这一食物的词汇，只有闽方言和北方官话有，这个特征词可以证明早在唐代以前闽语和北方官话就有了“底层关系”。其实这种情况不止于此，比如吴语上海方言把北方的食品一种带馅的食品“包子”叫做“馒头”。“馒头”这个词在其他方言区里特别是北方官话区都不是指有馅的食品“包子”了，但在吴语里还保留这一说法。且不从古代文献中考证“馒头”一词是否表示有馅的食品，也不考证北京话今天的“包子”，到底起自何时，只要我们从新疆维吾尔语对“包子”这种食品的叫法就可以证明，吴语把北京话今天叫“包子”的食品叫做“馒头”，吴语的这个词语“馒头”是历史层次很早的通语，在历史上其他汉语方言特别是北方官话，曾经有一个阶段是和吴语现今的叫法一样的。理由就是和吴语相隔如此遥远的新疆维吾尔语对包子的叫法是“馒头”[manta]，和吴语一样“馒头”一词里的“头”也是读作不送气的。维吾尔语的这个借词肯定不是借自今天的吴语，而是借自和自己相邻近的汉语方言，而和自己相邻近的汉语官话方言中早已经没有这种用法了，这就证明了历史上某个时期汉语对“包子”的通语叫法肯定是今天保留在吴语里的“馒头”，同时这一叫法也保留在了和汉语历史上一直有交往和接触的阿尔泰语里了。从这个事实证明，在研究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时，对历史上和汉语接触最多的阿尔泰语的观察和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汉语方言的演变是十分复杂的，需要从语言发展的本身和历史文化、社会变革、非亲属语言接触等诸多因素中去考察汉语方言的发展演变史。

[附注]本文曾在第八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上宣读，此次发表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60,(6).
[2]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材料来源:

李荣主编 尹世超编纂 1997《哈尔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贺 巍编纂 1996《洛阳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苏晓青 吕永卫编纂 1996《徐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钱曾怡编纂 1997《济南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张成材编纂 1994《西宁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沈 明编纂 1994《太原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温端政 张光明编纂 1995《忻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吴健生 赵宏因编纂 1997《万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周长楫编纂 1993《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李如龙 潘渭水编纂 1998《建瓯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荣主编 冯爱珍编纂 1998《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On “Bianshi (扁食)”

ZHOU Lei

Abstract: The word “Bianshi” stride over a great piece of dialect district such as Wu, Yue, Xiang, Gan dialect districts, and appear in North dialect and Min dialect simultaneously.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characteristic word that has historical arrangement by all means. Thus it shows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north dialect and south dialect, and denies such parlance that there are two headwaters between north dialect and south dialect.

Key words: Bianshi; historical arrangement; North dialect; Min dialect; characteristic word